

话说

郑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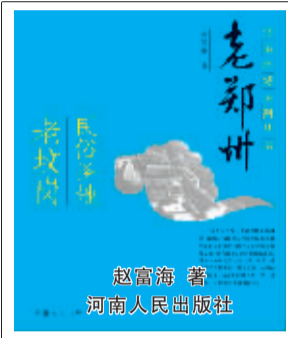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,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,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,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,从某种意义上讲,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十八兰在豫剧界是响当当的

郑州的老戏迷们,没有不知道“十八兰”的。“十八兰”是豫剧的骄傲,18位位伶的芳名,曾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豫剧票友如数家珍。人们常常以知道几个“兰”、“兰”又是哪出戏唱得响而争得脸红脖子粗。这也难怪,“追星族”嘛!何况“十八兰”不仅在郑州乃至整个河南,在陕西、河北也饮誉多年了。之所以饮誉,一是18位演员的名字都有“兰”,二是每“兰”都是十几岁唱响舞台,三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,“十八兰”或各领一个剧团,或是剧团的台柱子。“十八兰”是豫剧乃至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,省内戏剧界专家正着手研究这一“十八兰”现象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河南省戏曲工作室约我去安阳采访崔兰田。见到崔老师时,她尚在病中,但还是热情接待了我。短短的两天交谈中,崔老谈的最多的是豫剧“十八兰”。这不仅因为崔兰田也是一“兰”,也因为我是郑州去的,而“十八兰”多数是在郑州的老坟岗及邻县唱响的。“十八兰”的恩师周海水虽不是郑州人,但他办班授艺培养出的声震河南乃至全国豫剧界的名伶“十八兰”却在郑州。崔老师说:周老师是我的恩师,没有周海水,哪有我崔兰田,哪有“十八兰”!

现在说到“十八兰”,在青年中大有隔世之感,但在豫剧圈子里、在河南豫剧界仍然是响当当的,毕竟她们给那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活增添了乐趣,毕竟“十八兰”创造了大众喜闻乐见的豫剧的一个个名角,走红了几十年,她们的历史是光彩夺目的。让我



们记住这“十八兰”的名字吧。

“十八兰”的排名为:汤兰香、车兰玉、毛兰花、罗兰梅、崔兰田、刘兰玉、张兰宝、刘兰英、李兰菊、陈兰荣、马兰芝、王兰琴、冯兰青、马兰凤、郭兰云、秦兰花、汪兰巧、周兰凤。其中毛兰花年龄大,她戏唱得好,武功也好,常演轴子戏(如《刀劈杨藩》),算科班里的主角了。崔兰田,小名大田,山东人,有妹妹、弟弟各一人。其妹崔兰玉,后来也是名角。崔兰田多才多艺,青衣、老生、武生多种行当都能演。在《桃花庵》中,她能演窦氏,又能演苏大人;在《卖苗郎》中,也是老生、青衣都能演。还有一出戏是《抱琵琶》,即《秦香莲》。崔兰田的戏多为哭戏,故人称“悲剧之星”。崔兰田在河南豫剧五大流派中自立一派。其他10多个“兰”在河南省内外也是挂牌独领一个剧团。周兰凤是周海水的女儿,演小生戏多。“十八兰”中生、旦、净、丑俱全,各有千秋。据崔兰田回忆,“十八兰”中还有男性,如她的师兄名叫周文学,后改名为周兰学,唱的是黑头。

曲剧《红楼梦》虽非郑州市曲剧团开山之作,但自1955年在老坟岗大坑戏院演出之后,却大大推动了只有30年历史的新兴大剧种——曲剧的发展,并推出了一批曲剧新秀,如王秀玲、张香兰等。从此,饰演林黛玉的王秀玲被称为“活林黛玉”。《红楼梦》成了她的“看家戏”。还有,郑州市曲剧团原本是市级单位,后升为省级曲剧团,并到北京参加汇报演出,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。

20

白领

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,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: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,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;丈夫不抵家外诱惑,十年婚姻几近崩盘;生母非但不调解,还撺掇女儿离婚,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;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,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,心事万千。

罗想出人意料地怀孕了

罗想谁也没告诉,自己去医院挂了号,内科的医生听了她的自述,提议她去挂妇产科。于是罗想做了妊娠试验。结果是她怀孕了。

罗想把妊娠检测单放在桌上,让严立达看,自己走开,到沙发上坐下。严立达放下化验单:“小想,你真的怀孕啦!”“恐怕是真的。”罗想故意调侃地回答,“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?”

严立达有点儿发呆,似乎不知所措,忽然他想起自己要干什么了,他走向电话,抓起话筒。电话是桂丽雅接的,好消息让她惊喜得跳起来。罗湛正在上厕所,听到外面的动静喊着问:“怎么啦怎么啦?”潘良也从屋子里跑出来察看,小想怀孕的消息让一家人惊喜万分。

轮到给朱西子打电话,情形完全两样。朱西子在练琴,由于不断出错,心情有点儿沮丧。女儿在电话里告诉她怀孕了,朱西子一下没反应过来。

“妈,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,我怀孕了!”朱西子的语气很镇定:“已经确定了吗?”罗想说确定了。朱西子又问了一句:“不会搞错吧?”罗想有点儿不高兴:“你就没有别的话要说吗?”

“这是一件大事,你做好准备了吗?”朱西子问。罗想说:“还早着哪,刚一个多月。”“我是说心理上的准备。”罗想的心情忽然变得不那么好了:“妈,先不说了。立达还要给他父母打电话呢,先这样。”

放下电话,罗想对严立达说:“立达,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罗想微微自嘲地一笑,“其实是个很傻的问题,你还爱我吗?”

严立达感到意外:“小想,你怎么也会问这个问题?”“怎么,有别的人问过你?”“不

不,我的意思是……我没有想到你会问,我以为你早就不在乎了。”“那你还是不了解女人,没有女人会不在乎。”严立达非常赞成妻子的评语:“对,我是不了解女人,在这方面我很迟钝。”“那我再问你一句,你和林青青,你们俩真的没有一点儿超越正常的关系?”“没有。确实没有。”“她没有向你表示过什么?”“表示什么?”“表示喜欢你,想和你好。”严立达不回答,反问:“你怎么会这么想?”“你说实话,她有没有?”严立达略一沉吟,还是说没有。

罗想决定告诉他:“其实我都知道,我去找过蔡小欣……是她告诉我的,她说林青青喜欢你,想跟你好,但是你拒绝她了。是这样吗?”

严立达一脸呆滞。“你怎么了?”“我没什么可说的,你不是已经都知道了吗。”“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”

严立达想问还有什么问题,但他忽然明白了,是那个问题。于是他说:“小想,如果我也问你同样的问题,你怎么回答?”

罗想把自己的心敞开:“我当然爱过你,那是一种全身心的爱,但是现在,我对你的感情和那时候的爱情不一样,相差很多,如果你问我那个问题,我想我的回答是,我对你有感情,也许是亲情,毕竟咱们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了……”妻子的回答是真诚的,深深触动了严立达的心:“小想,我对你也有感情,也许这种感情不再是爱情,但是它真切切地在我心里,是有分量的。”

这一刻,他们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的是真心,他们拥抱了。

20



刑事

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,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,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,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,以维护法律的公正,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魏大若弄不明白胡建刚的态度

熬到现在,胡建刚一颗心才算有了点着落,小儿子前往美国读书的签证顺利地办了下来。这样一来,小儿子就能去美国和其姐姐、胡建刚的女儿在一起了。至于他自己,胡建刚说,等退休之后,会去美国,和他们在一起,享受晚年的生活。三年前,老伴去世,胡建刚就把正在大学读硕士的小儿子的前程想好了,到美国读博士去,他不需要孩子留在身边,胡建刚有自己的打算,早在十年前,就完成了自己的打算。

魏大若径直去了检察长唐恺的办公室。“有收获?”唐恺从魏大若一脸的疲惫中,窥视到了什么。

魏大若坐下,转过身,朝唐恺点点头,“说不清收获的是喜悦,还是悲哀。”唐恺给魏大若泡着茶,“刚才胡书记去了趟医院,你妻子的事情,要医院给个明确的态度,医院方面总算承认了自己的责任,可以出一份书面的材料,但希望不要向外面公开,担心医院以后的生意萧条了……”

魏大若坐了下来,喝了口茶,无奈地说了声,“他们看着办吧。”

“刑警大队那边的消息,对那天参加救治你妻子的所有人员,排了个队,暂且没有发现嫌疑人员,但目前正在逐个调查。”唐恺想了想,说,“他们的重点放在一个叫做周晓红的护士身上……”

“周晓红?”魏大若一惊,他的惊,是表示自己对于刑警大队的怀疑对象,不信任。

“还是等刑警大队调查完了之后再再说吧。”唐恺安慰着魏大若,在屋子里来回地走了几步,走到魏大若身边坐了下来,“你那边呢?”



“差不多全说了。”魏大若把丁光辉所提到的几个重点人物向唐恺作了简单汇报。魏大若越往下说,唐恺的眉头锁得越紧。

“需要……我做点什么?”唐恺问。“需要你签发逮捕令……至于现在,我只希望唐检就像对这些事情,依旧保持着一概不知的姿态,即便延江市传遍了,也不是从你和我的嘴里说出去的。”

唐恺把手伸出去,握着魏大若的手。“我还有些事情去处理一下。”两人的手松开之后,魏大若站起身来,和唐恺道了别,走出检察长办公室,下了楼,进了小车,开出了检察院大院,朝市中心方向开去。

他得去找官冕。官冕已经好多天没跟他联系了。

本来就有许多事情让魏大若弄不明白,如今又多了一件,那就是胡建刚的态度。若是现在魏大若对检察院的任何人说是胡建刚催促他办刘垠、办丁光辉的案子,没有人会相信,只会怀疑魏大若是拉虎皮做大旗,虚张声势。既然大家不相信的事情让魏大若遇上了,魏大若当然不会去张扬,可他在努力找了原因之后,决定放弃找原因了,他实在找不出胡建刚为何如此积极的原因。

于亚洲到了美国后,给魏大若来了个电话。于亚洲开心地告诉魏大若,妻子和孩子到机场接他了。魏大若也告诉于亚洲,他看于亚洲留给他的材料,可能某一天,真的需要于亚洲回到延江来。于亚洲说他当初的承诺,对魏大若而言,没有有效期,只是希望魏大若自己多注意安全,多关心郝麦。于亚洲说他在美国那边,会关注艾滋病治疗的新技术和手段的……末了,

于亚洲感谢魏大若对他的信任。

20

都市

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玉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风光了三个月的阿香被骗子骗了

在三环路上,叶子把车开得快,天窗开着,风呼呼地灌进来,把她的黑发向后吹去,飞扬起来,叶子的心也像小鸟一样“扑楞扑楞”地飞,明媚绚丽的阳光洒满了车身和她的脸上身上。

她侧脸看了一眼坐在副座上的李伟,沐浴在阳光下,他那张年轻俊秀的脸是那样温和。

她第一次体会的如此真切:有钱真好!那辆开了一年多的夏利,折价五万多卖给了所里的一位律师。

从此,叶子每天开着跑车上下班,一路上,追她的车总是一辆接着一辆。

跑车,让她变得张扬。见程刚时,她还是打的过去,谎说是挤公交车。

阿香当了三个月的驻某省办事处主任,热闹风光了三个月。后来真要买地时,地方却说,那些地契都是假的,这个合同无效,你们被骗子骗了。

阿香说,可签约时,你们的副市长还在场呢?怎么能假?

地方说,那我们不清楚,我们只知道我们没卖过地。

阿香赶紧打电话,把此事告诉若芬。若芬情知有变,又打电话告诉了阳光。阳光从加拿大带着两名助手,赶到了某市,这毕竟是投了近400万的生意。

听完阿香的叙述,阳光没有说一句话,只是不断地抽烟,一支接一支。

沉默半晌,阳光才说:“今晚先睡觉吧,情况我知道了,明天再说。”

第二天,阳光对阿香说:“明天把办事处注销,办公家具都折卖了,员工多发一个月的工资,都辞了。”

阿香疑惑地问:“阳总,那300多万不追

了?官司不打了?”

阳光有些烦躁地说:“这次是有人故意设套套咱们,不怪你,这钱别想再要回了,强龙不压地头蛇,打官司也告不倒他们,咱们只能认栽,还是少搭点精力、时间和诉讼费吧。没把一亿多都骗走,就算便宜了。这是教训,以后长点经验吧!”

阿香的脸涨得通红,合同是她签的,直接责任者是她,她觉得自己没做好,辜负了若芬和阳总的信任。

直到阳光离开某市,也没有一句话,是不是让阿香处理好后事,回海口。

阿香的心就有些沉,有些无着落。

把写字间的桌椅、电脑、保险柜、传真机、文件夹等办公家具全卖了,再把两间宿舍的彩电、冰箱、被子、褥子也卖了,总共得款两万万多。

若芬也没有打电话叫阿香回海口回公司。

阿香知道,不让她回去,肯定是阳总的意思。

阿香不想为难若芬,就揣着这两万多块钱,回了四川老家。她想回家看看,其他的,过一阵再说。她自从逃婚离家出走,已经6年没有回家了。

家乡的小村有些寂静。大白天,村里田里屋里,能见到的,只有老人和小孩,难得见到一两个年轻人。村里原来那些黑暗矮小的旧屋,却变成了一幅幢簇新的红砖二层小楼。这些小楼,都是未婚和已婚的女人出去做了三陪四陪,赚钱回来盖的。男人出去打工,一个月四五百块钱,除去吃用,剩下的实在有限。

阿香回来已一个星期了,最初见到老父老母的激动之情消失后,农村单调得死气沉沉的生活,让阿香感到百无聊赖。

72